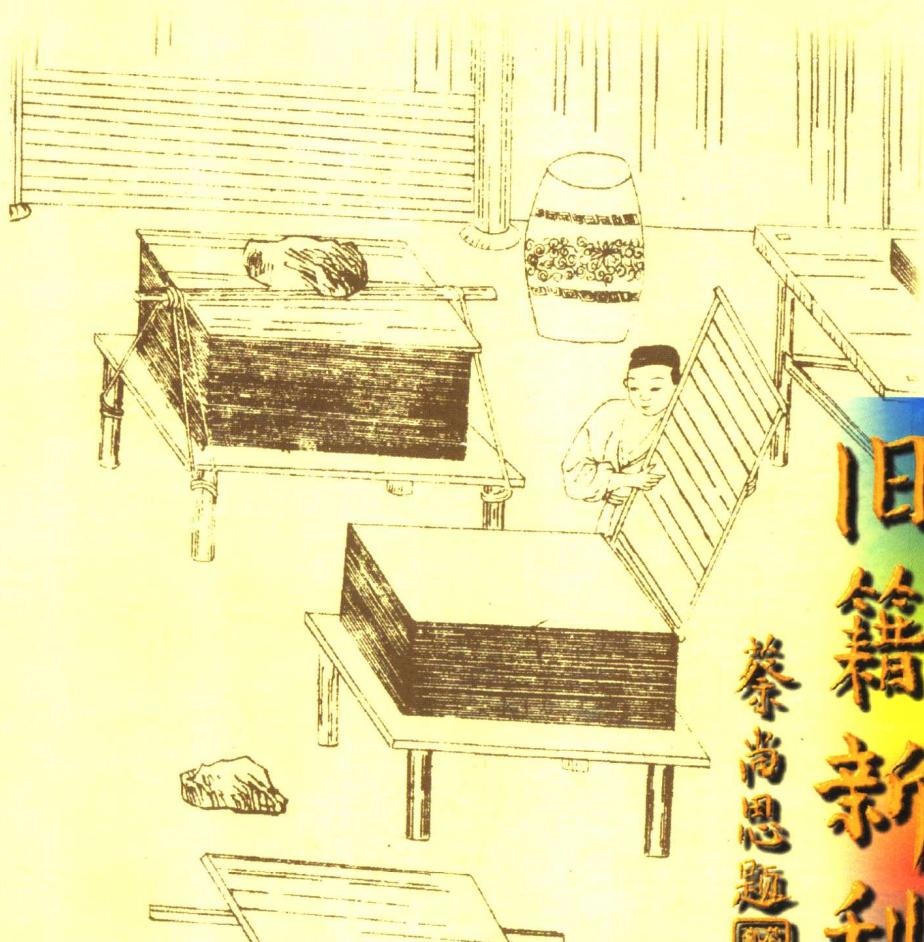


书林余清话话

叶德辉 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題



岳麓書社

书林余清话

叶德辉著

日籍新刊

蔡尚思題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刘 柯  
封面设计 胡 颖

## 书林清话 书林余话

叶德耀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40,000 印数：1—3000

ISBN 7—80520—967—7  
1·461 定价：12.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 自 叙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笈瑶函，争相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矣。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旧刻愈稀，则近刻亦贵。犹之鉴赏书画，宣和二谱多收六朝唐人，吴氏《消夏记》、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兼取近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理固然已。往者宗人鞠裳编修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七卷，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而姓名不至灭如，甚盛德事也。顾其书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是固览者所亟欲补其缺略者。吾家累代楹书，足资取证，而生平购求之所获，耳目之所接，既撰《藏书十约》，挈其大纲，其有未详者，随笔书之。积久成帙，逾十二万言，编为十卷。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必皆注明原书。而于吾所私藏，非诸家所阙，概不阑入。盖一人独赏之

物，不如千人共见之物之足征信，非秘藏亦非稗贩，固不欲贻人口实焉耳。二十年前，撰《四库全书板本考》一书，已成经史子三部，而集久未定。以四库著录之诗文集，但次时代，不别条流，且有应收未收，不应收而收，及禁毁销毁之功令，滥登不可，割爱不能，一掷云霄，几将覆瓿。然宋元明刻，约具此编。国朝汇刻仿雕，则有南皮张文襄《书目答问》、福山王文敏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七八，可备参考。吾书虽废于半途，藏书家固不患无考证也。嗟乎！五十无闻，河清难俟，书种文种，存此萌芽。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语同梦呓，痴类书魔，贤者闵其癖好而纠其缪误，不亦可乎！宣统辛亥岁除，叶德辉自叙。

# 繆序

姑苏之山，嵒秀而秀润；太湖之水，清驶而柔腻。故其人物颖异，风气敦朴。子美卜沧浪而居，贻上以渔洋自号，籍隶他省者，尚恋恋不忘兹土，况木本水源之所自出乎！叶焕彬吏部，宋石林先生之裔，世居洞庭东山。封公于道咸之交，避粤寇之乱，贸迁湖南，而卜居于会城长沙。焕彬以湘潭籍成进士，观政天官，而不乐仕进，养亲家居，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瓷、钱币，无不罗致。手辟郎园，擅水木明瑟之胜，兄弟子侄相与赏鉴，为人生第一乐事，海内知好，莫不羨其清福。近岁湘省兵乱，湘民迁徙靡常，而焕彬遂还苏垣故居焉。夫苏垣固学术一大都会也。考订家自惠氏父子至宋于庭、陈硕甫，校勘家自陈景云至顾千里、张绍安，收藏家自徐传是至黄堯圃、汪閔原，均非天下人所几及。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荃孙于版

本之学，亦有同嗜，丁卯川闸，策问文选一条受知李顺德师，以目录之学相勖，孜孜矻矻五十余年，未尝稍懈，读君《清话》所已言者，无不如吾所欲言，亦间有未及知者。守宋履一民之微旨，薄重论文斋之陋说，则心心相印也。焕彬不以避兵为苦，而以还乡为乐。草窗侨居，苔上犹成鹊华之图；百诗久贯，山阳复以潜邱自号。昔人羁旅天涯，且寄慨于故里，如君实践，能有几人！然苏省学术，今已中衰，得君振而起之，是所望也。岁在著雍敦牂，日长至，江阴缪荃孙序。

# 目 录

## 卷一

总论刻书之益 .....	( 1 )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	( 4 )
书之称册 .....	( 8 )
书之称卷 .....	(10)
书之称本 .....	(11)
书之称叶 .....	(13)
书之称部 .....	(15)
书之称函 .....	(15)
书有刻板之始 .....	(16)
刻板盛于五代 .....	(17)
唐天祐刻书之伪 .....	(19)
刀刻原于金石 .....	(20)
板本之名称 .....	(21)
板片之名称 .....	(22)
刊刻之名义 .....	(22)

## 卷二

书节钞本之始	(26)
巾箱本之始	(27)
书肆之缘起	(28)
刻书有圈点之始	(29)
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29)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31)
宋建安余氏刻书	(36)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	(40)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	(47)
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	(48)

## 卷三

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51)
宋州府县刻书	(64)
宋私宅家塾刻书	(65)
宋坊刻书之盛	(71)

## 卷四

金时平水刻书之盛	(75)
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76)
元私宅家塾刻书	(82)
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87)
元建安叶氏刻书	(93)
广勤堂刻万宝诗山	(95)

## 卷五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97)
明人刻书之精品	(101)
明人私刻坊刻书	(106)

## 卷六

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120)
南宋补修监本书	(122)
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	(122)
宋蜀刻七史	(123)
宋监重刻医书	(124)
宋刻纂图互注经子	(125)
宋刻书之牌记	(127)
宋刻本一人手书	(129)
宋刻书著名之宝	(130)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131)
宋刻书多讹舛	(132)
宋刻书行字之疏密	(133)
宋刻书纸墨之佳	(134)
宋造纸印书之人	(136)
宋印书用椒纸	(136)
宋人钞书印书之纸	(137)
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	(139)

## 卷七

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143)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144)
元刻书多名手写	(145)
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146)
元时刻书之工价	(148)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149)
明时书帖本之谬	(150)
明人不知刻书	(150)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151)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151)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152)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153)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153)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154)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155)
明人装订书之式	(156)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156)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158)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162)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163)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163)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	(165)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	(166)
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	(166)
 卷八	
宋以来活字板	(167)
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171)
明华坚之世家	(174)
明安国之世家	(175)
日本朝鲜活字板	(177)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	(178)
唐宋人类书刻本	(179)
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181)
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	(182)
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183)

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	(184)
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185)
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	(186)
明以来刻本之希见	(189)
<b>卷九</b>	
内府刊钦定诸书	(191)
四库发馆校书之贴式	(199)
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	(200)
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	(201)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	(201)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	(202)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	(203)
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	(204)
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	(205)
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	(205)
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	(207)
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	(208)
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	(209)
刻乡先哲之书	(209)
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	(210)
吴门书坊之盛衰	(211)
都门书肆之今昔	(214)
<b>卷十</b>	
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	(219)
坊估宋元刻之作伪	(220)
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	(221)
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	(223)

日本宋刻书不可据	(224)
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	(225)
宋元祐禁苏黄集板	(225)
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	(226)
明王刻史记之逸闻	(228)
朱竹垞刻书之逸闻	(228)
明以来之钞本	(229)
古人钞书用旧纸	(236)
钞书工价之廉	(237)
女子钞书	(237)
藏书家印记之语	(240)
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241)
跋	(244)
附录 书林清话校补	(246)

# 卷一

## 总论刻书之益

昔宋司马温公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吾按此数语，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亦引之，世皆奉为箴言。然积德而子孙昌大，或金根伏猎之见讥，亦非诒谋之善。故余谓积德积书二者当并重。且温公虽有是言，而其好书亦有深癖。宋费衮《梁溪漫志》云：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复以次指捻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

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是则温公爱书，可云笃至。其谆谆垂诫，又何尝不为子孙计哉！虽然，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宋王明清《挥麈余话》云：毋邱俭按毋昭裔之误。不知王氏原误耶？抑刻者误耶？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按今通行汲古阁刻《五代史补》无此文，王氏所见当是原本。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按李锷亦误。日本有覆宋大字本《尔雅郭注》三卷。末题一行云：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鵠书。盖宋时重刻蜀本也。然则李锷为李鵠，断可知也。今此书有黎庶昌《古侠丛书》仿北宋刻本。明焦竑《笔乘》续四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洎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什八九。会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按此为宋人记载，惜原引未著书名。朱彝尊等《征刻唐宋秘书凡例》云：大梁周子梨庄，栎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板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钞书秘阁，后尽归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

乌有，独此缮写秘本二百余种，梨庄极力珍护，岿然独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云：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搏蒲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汲古阁在虞山郭外十余里，藏书刊书皆于是。今析隶昭邑界。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开工于万历中叶。至启、祯时，留都沿江阨阨，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所刻经、史、子、集、道经、释典，品类甚繁。当时盗贼蜂起，赖工多保家。至国初，家亦因此中落。有子曰宸，曰褒，曰表。宸字斧季，最著名。即钞本亦精校影写，风流文采，照映一时。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钞录。所藏书多秘籍。三十年前，在紫珊斋中见汲古阁图山水挂屏，颇有名人笔意，惜忘为何人所绘矣。按此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家，或数百年板本流传，令人景仰。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歎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凡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盖是时朝野上下，争以舍旧图新、变法强国为媒进，一

倡百和，公亦不免随波逐流。忽至于暮年，亡羊补牢，兴学存古，进退失据，丧其生平。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叙述本心欲学司马温公，已官中丞，居洛著书。嗟乎！温公好书之诚且敬，人不可及，安敢效其居官著书。俯仰古今，益叹宋贤夐乎远矣。

##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宋赵希弁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陈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孙贻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庆己卯汪士钟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是也。其时，有李淑《邯郸图书志》十卷，载晁志、陈录。荆南田镐《田氏书目》六卷，载晁志。董迪《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濡须秦氏《书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书目》一卷，漳浦吴权《吴氏书目》一卷，莆田郑寅《郑氏书目》七卷，并载陈录。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卷。一元陶九成《说郛》本。一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本。一光绪丙申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按此开成石经。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原注：俗称为九